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八一

雪鴻堂文集十八卷 李 蕃 撰

一

居易堂集二十卷附集外詩文一卷 徐 枋 撰

一六一

一木堂詩藁十二卷 黃 生 撰

四二一

砥齋集十二卷 王弘 撰

五〇一

待菴日札一卷西歸日札一卷 王弘 撰

六九七

雪鴻堂集

雪鴻堂全集序

文以載道爲上其次則莫若適於用雖有良材雕其輪轅而去其綏弗可乘也雖有文繡飾其鞶帨而經其領弗可服也是故物之不適於用者必彪於外樞譚有言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叢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多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若此者恒不適於用西蜀能文之士莫若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之徒其後則莫若三蘇氏封禪之文博矣諂而不適於用金馬碧雞之頌麗矣夸而不適於用元經奇矣奧而不適於用三蘇氏之文大抵亦皆以文爲文獨老蘇氏以適用爲主故蜀人之文其適於用者莫若老

雪鴻堂全集序

蘇氏已西李懶菴之文近之懶菴以名孝廉起家爲縣尹治登之黃美政弗勝書讀其文可以知其政蓋其所以言者其所以爲用者也老蘇氏之文師國策其言之醇者可用其駁也或失之機梳變詐而去道遠懶菴之文宗經而支於史其學正故其言質而不浮要而不煩粹然藹然而無偏雜旁鶩之弊其施於治也若五穀之必可以療飢藥石之必可以伐病既適於用而其於道也亦近矣惜其以伉直執法曠於郡倅去官而不獲究其用迺以文傳也懶菴沒二十餘年仲子芝麓檢討視學閩南方以有用之文期多士因梓其先集以行斯亦廣文教之一大端也芝麓遠自閩中郵寄全編乞一言

清代詩文集彙編

以弁首簡余以其文之適於用也遂不辭而爲之序戊戌冬太倉王揆謨

雪鴻堂文集序

二

序

雪鴻堂集如千卷前文林郎知山東登州府黃縣事通江李菴先生見抑於上官未竟厥用發憤自見之所爲作也其書包羅宇宙貫穿經史至於方言巷諺往往旁引曲証尋所從來而於少陵之詩靈均之賦尤數發意焉學廣而開多詞質而意達余自其仲子今福建學使芝麓先生郵來受而讀之自夏徂冬乃克卒業作而嘆曰屈杜以來文不其在茲乎哉以余所見四十年來海內能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而未嘗赫然有盛名於時夫生地僻而官位卑徒黨寡而財力薄則豈其書之不至耶抑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若人而先生則與之相反者耶先生今往矣是書也流布方新久而又安有窮耶康熙己亥冬至前二日德州本宗從子勳敬書

雪鴻堂文集序



序

通江李錫徵先生宰山東黃縣九年上官惡其抗直中以危法遣悍吏自黃鎖而致之濟南獄空一縣人哭送遮行數十里悍吏脅以威不能禁則挾先生夜去黃人追不及乃相率遙拜道左伏不能起既下濟南獄黃人叩獄門問起居者纍纍不絕已而傳送之宛平獄黃人走千里伺候獄門者日百十人賴

聖恩從輕比免死戍遼西黃人又走三千里持脯脩糗糧以爲餉或曰今去先生宰黃時數十年曩所施設皆不可復見不知先生何脩而得此於黃民則應之曰是豈難知哉以先生文考之則居可見矣先生黃志略序

雪鴻堂文集序

稱黃有四累而謂屢肆宜復社甲宜均風尚宜更士習宜端稅課宜減審編徭役序極言一丁作五畝地派銀之患一丁納銀五錢又加十畝雜費之患于是舉其大患盡除之而猶以耳目有限咨訪無術謙謙然不足于心他如早魁辨憶堂記文昌祠岫嶠碑記黃尉署記送姚瑞石歸渭南序跋黃志諸篇無一非仁人君子之言世之長吏能以先生之心爲心東西南朔翰林總總誰不爲之感動者而又何疑于先生去黃之事乎先生文有雪鴻堂遺藁十八卷學博而辨才大而敏汪洋奧美萬端千緒其要歸必趨于仁厚豈非韓子所謂其言藹如者耶夫天道不爽厚施而不食其報必得之于其子

孫今先生令子檢討君芝麓仁厚有父風蓋蘇子所謂取必于數十年之後者將于是乎在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長洲汪份序

雪鴻堂文集序

二

雪鴻堂文集序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太史公者遷之父談也自言爲父奔走之僕矢口不忘其親以謂其學之所自出不可誣而司馬談願無高文大冊之流布而可見於今者蓋遷之學即談之學而史記一書遷成之遷不敢獨當之也則夫其父即無專集以行世而善則歸親猶曲折以邇其所自來況其父之高文大冊孤懸于世忍不力爲表章坐聽湮抑乎特心長力短制厠末由天下之著書立說卓卓可傳而不能使其必傳者知有何限也通江錫徵李先生爲今太史公芝麓先生父生於蜀令于齊九年政成而不究其用所著有紅玉集續集杜林說杜

雪鴻堂文集序

諸書藏于家而世未之盡見也予間從芝麓前輩後每見館試閣試御試及諸大著作縱橫奧衍諸體皆備不名一家驚怖其言河漢而無極也暇時出其手錄先集得縱觀之始知其學之所自出雖其天賦奇姿亦薰陶漸漬有所稟承而致然如司馬氏父子躋美接踵而成一代之書也即不必自有專集而善則歸親亦可知其家學之源流況先生之高文大冊又如是之卓卓可傳者乎芝麓先生每欲授餒而未果今視學于閩閩故書林閩氏板行天下閩人士受其知遇感其公明請刊其先集天下之可傳而不能使其必傳者自此而傳世行遠如史記一編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後之視今今之

視昔前太史公與今太史公之父子躋美其得有二視乎哉康熙己亥秋日上海後學黃越頓首謨

雪鴻堂文集續序

叙

山川莫秀於西蜀而閬中爲最東俯瞿塘西仰峨眉樓閣千里北達秦隴峭嶮奇岫日與雲霞伍宜其人文之奇拔不可以尋常揣測也况秋錦一山尤爲傑出江波澄徹螺髻倒映諾水滔滔自己蜀西來奇變萬狀誰不謂此中有人哉昔陳省華父子勲名閎閎有宋三百年無有加焉非山川之靈不能及此余同年錫徵李君實生其間李君綺歲以文章得官其宰黃也黃之民莫不頌之如慈父慈母君以意外罹法其民之奔走呼籲而請救日數萬人海內知君者莫不以君爲無慚廉吏而不知其學力淵深不愧文人而有是也君生平好吟詠

雪鴻堂文集序

富著作每遇一事輒形之詩誦筆札諄諄懇摯匪曰詩文藻也蓋其胸次光明磊落瑣屑細事無不可以對天地日月必發爲浩歌形諸筆墨而後其心曲始暢今人吟仰屋梁徒撫拾古人唾餘禽魚花木漫不關於民生及大倫大節捫心清夜其足以一唱三嘆使世人共聞共見者良已無多其又焉足與君今據一席乎君既與余同年好而佳卽之獲雋在丁卯又與余長兒及三兒爲同譜疊有世誼余浮沉京師方恨君之顏色久疎也而公卽以君之雪鴻堂遺稿來請余序余讀之累日夜卒業恍然握君手覲君面若大傾吐君之生平乃益知錦山諾水之秀麗其鍾靈而特出者斷在君家矣後

有起者雖如陳省華父子勲名事業一時超越亦安能駕李君而獨上之哉余用是摯節之餘筆其大槩至于詩文中命意取神皎然獨立不屑屑拘守一家局促籬落下則世之賞心者莫不寓目知之余何贅云昔康熙戊寅孟春朔日年眷弟漸岸趙吉士題于燕京之寄園

雪鴻堂文集序

二

敘

歷人事之不平而性命立歷人情之不平而文字工事不平者還之事情不平者還之情君子身遇之而心弗繫焉故無妄之災即聖如西伯賢如公冶長而有所不免君子曰吾無勢分而有束勢分之權者其文乎夫未斃人而皆先斃赫赫奚爲也良以倜傥非知文之人使天下能文之人多阨而微有辨彼能阨天下能文之人必不能阨天下能人之文則文與人固有並傳者惟事過情冷而其道自見予友李子錫徵質直能文實予蜀之通材也始不幸以一第屈其文再不幸以五斗老其官更不幸陷羅吉之鈐網幾不有其身痛定思痛危而

雲鴻堂文集楊序

一

慘矣嗟乎孱孱窮吏上官無能善事恒怵惕于寢食此非文之可以幹旋者也而勢臨分拘方逞饕餮之橫日吮其膚血而未愜其饑渴李子乃恃鯁直進欲馴其鴟張自以爲民譽從未失也李子過矣漸而印綬化爲桎梏矣又漸而堂廉化爲犴狴矣李子坦然安處其中而不自覺者恃乎天而已矣而奈何卑且賤莫邑令若也令貪能速甌廉更能速甌排陷多端情以臆說而定事以鑿空立成貪而有力竭力貪之廉而無力俛而聽焉所以爲戮爲戍悉坐于直與廉而無往愬者今李子幸矣脫罪生還扁舟來楚出雪鴻堂集見授予讀之而知其文生于情情生于事字缺句鉞甚得春秋之義憶昔

與予各受一符分治東南皆近邊海命也未幾李子以吏議挂子亦以賊亂污道里殷遙吉凶難問子正恐再難見李子之面再不讀李子之文此予之爲李子悲而深以自悲也今何幸再見其人再讀其文此予之自幸而深爲李子幸也嗟乎青衫夢遠遼營月赤烏晴拚劍閑雲予與李子真再世人勝丁令威多多矣至雪鴻堂集中金滕陳勝兩論見李子讀史具眼羅漢準提諸贊見李子逃禪素心他如贊魁星贊熒神是又以嬉笑怒罵而爲文者當日不平之事李子今以文平之不平之情李子今亦以文平之且使天下後世抱不平之情與事得讀李子之文盡有以平之矣彼纍纍若若者容不

雲鴻堂文集楊序

二

攢眉九京耶噫李子不以官傳而以文傳可以無恨矣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月五日年弟楊開運頓首題于漢陽旅次

敬

坡蓋觀於今而知書之不可信也而又知吾鄉民風可傳也坡受書時讀魏書見莊帝永安中李延實爲青州守臨去奉辭帝謂之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側不曉其義舍人溫子升告之曰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入境皆懷磚叩首及代下還家以磚擊之云坡嘗疑之及粗通世故見今之號儼健者動首山左然則古諺所謂舍內無青州者豈其然乎坡亦不能爲吾鄉解也乃於吾懶菴李夫子而有不然夫子以西蜀雋才由科第起家綰符於黃者九年經理條教坡亦不敢阿所好惟是當事以罪逮夫子時

雪鴻堂文集卷序

監押在左役屬在右銀鐐在臂而黃之父老子弟哭失聲而送者萬餘人繞行數十里及押伴者嚇以觸當事怒且將不測逼夫子夜以去垂泣道左伏不能起者尚數千人也後下濟南獄我鄉人之叩園門而問候者不止至京師天子怒稍霽命從輕又下宛平獄日泣候於宛平獄門者且日有百十人也卒戍榆關我黃去遼西幾三千里尚有持乾糗魚肉而餉夫子者坡不識我黃人爲青州之人歟非青州之人歟必有辨之者惜溫子升輩不及見此耳坡是以知書之不可信而吾鄉人之易治也坡嘗欲繪爲圖以行於世苦不善丹青法即爲詩歌又不能行遠昨在都門見諸世兄刻夫子文

集坡輒以是先於簡首以爲讀夫子文集者先甲子九月既望受葉門人姜其坡頓首書於燕邸石芝菴中

雪鴻堂文集卷序

二

敘

學有其實則著無位著于言有位著于功夫學與仕古
一而今二而不一者學二之也是始出其二之途而欲
終同其一之轍未充其器之實而欲不有其量之歎皆
自欺之學也則形而下者日消遁其辭者不反巴蜀有
癩菴李先生者學一于仕而仕未竟其學所著有雪鴻
堂集讀杜隨說及詩賦詞若干卷而學有其仕之未竟
也如川之流焉而或遏則爲坎止爲陂蕩而漫衍爲巨
浸大澤而載物而泉脉之有未洩則醞爲土膏爲生植
而君子之學有未竟則發爲名理爲文章先生縣于黃
九年民仁于學醇政清于欲寡以大吏饒于賄不嫌則

下先生獄戍邊一年先生雖放廢然明于道非所謂窮
愁著書更有以精研乎義命之奧而自廣乎通塞之遇
不寵何辱無失皆得蜀又天下山水之奇而闢其文境
之峻潔充其氣之雄深幽其丘壑之窈窕而故乎江空
臨然峽束亦可謂浩博成一家綜括其萬有者哉先生
之學更精于考據然非爲博聞異覽爲誦說實欲根其
名理之所出備其憲章之所采窮則著于言達則措諸
事竊嘆古之文章可吏治今之吏治不可文章古以經
術而寬其法律之嚴今以法律而薄其經術之厚且古
之申韓雖刑名之學今之學士亦不能申韓文章儒與
吏異文與古殊譬優孟唯可衣冠爲孫叔敖不可衣冠

爲孫叔敖之事然則謂能文而不能文事能文事而不
能事功豈古之立言者哉皆優孟之類也先生晚年其
著述更多以既老而無所著于世則一于著述且著于
詩亦猶乎水之必有所注也歙州後學宋和拜撰

敬

粵自圖書既啓名山多作述之藏墳典爲昭學士富丹鉛之業由來立德乃可著書自昔興文原以載道必源深而膏沃斯流遠而光華通江李頌菴先生才本謫仙官成廉吏博聞洽記洋洋萬卷之中倚筆成篇纒纒千言而外高文似綺駒血爭傳妙論如泉龍門動嘆此則伏鷺未奮便成藻采之觀雛鳳初鳴早叶宮商之奏者已迺其生世不諧遭逢多故早年失怙辛苦依劉弱冠罹憂劬勞將父當泰階之轉運值小醜之跳梁黃哦豕突烽馳劍閣之雲青憤鴟張塵暗蟹崖之霧崎峒越境贈公既微服以行倉卒適征先生亦羸糧而侍質簪谷

雪鴻堂文集序

口聊爲避亂之秦人苧水溪灣大有思鄉之公子雁迷雲棧夢斷旌旗鯉隔棠溪魂消鉦鼓庾子山之詞賦未盡傷心杜少陵之鄉園尤難回首迨夫妖氛漸掃逆旅言旋歸到烏衣惟餘喬木顧瞻秋錦止勝荒榛尋夜月於包臺紅拋斷鐵訪寒泉於嘉祐綠臥沉戈凡尊疊几席之旁俱嬰糜爛舉竹冊琴書之屬悉付空塵未免長貧美堪少賤先生則櫛冠葛屨績學彌勤疏水簞瓢獨居自善鑿鄰家之火歌出金聲借市上之書鈔殘玳管羽陵陶穴亦剖其玄洞歷聊蒼旁叅其奧於是文園免穎啣謝草而橫飛墨海鯨濤帶江花而冲舉屢奪雞壇之幟旋攀蟾窟之花蜀有三賢御史識李生之號

廣陵陳曼

仙學使按蜀謂御史郝公曰我試全蜀人文得三李生不負此行矣蓋謂先生與南部韓允登銅梁韓之鐸兩先生士先百行使君知孝子之心癸巳先生入闈聞公也終試即歸後陳公廉其故嘆夫何甫宴食萍蓬悲風日李生不惟文高抑且行至木毀將滅性骨消吳隱之形泣不成聲血迸臯魚之淚固已杖苴枕塊鄰杵停春負土居廬蓼莪廢詠矣然而聖人立教死弗傷生人子揚名顯尤爲大祥琴既輟勉爲射策之行和璞難售未預題名之塔驚棲枳棘暫以爲大賢雞試牛刀姑占小用于焉縮組出宰於黃其地也境僻海濱區多斥鹵南山之下强半石田十室之中絕無紃絳流離載道恍披鄭俠之圖彫曠頻年未信商羊之舞甚而丁浮於戶每憐剝肉以醫瘡役困於夫獨苦

雪鴻堂文集序

輸公而運木哀嗷既久安集維艱先生則慷慨陳情請免稽逋之餉澄清剔弊力除濫設之丁給犢俾耕麥畦馴雉施鹽以撫黍谷回春允宜白屋之間遍起青天之頌矧其鄉無庠塾俗尚鬼神淳于皃之已亡高風泯滅劉祖榮之不作淑桀淪湮博塞呼盧習相遠矣健險而訟誰與易之先生則化被弦歌坐屏薰蕕之雜範圍禮義潛消雀鼠之爭加以清風逾於古雪探瓶罍恥厨無銀鶴之糧轉釜泉清饒是產魚之國自公多暇祗課清吟好古敏求雅耽長嘯涸書瀛而輦寶此或傷廉傾駭岫以羅珍其斯謂癖歷九年之循績載萬口之傳碑而乃俗忌孤芳世嗤介直情殷父母方懷君子之歌業起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〇

虬蟬已觸宵人之怒織成貝錦讒且蔽明虛出屢樓公
難勝曲負寃對簿哭而送者聲摧萊子之城匍匐就臺
擁而從者踵接鮑公之嶺比邀熱密速送桑河尋被慈
恩播遷榆驛邊笳夜響黃沙罩烟月以迷離蠻鼓朝飛
白燕帶海雲而療歷然且繞園門而灑涕老幼扶攜走
絕塞以伺安糗脩絳繹在先生以爲何修而得此在黃
民以爲我命之不猶泊乎見晚終消履虎不啗生還有
日返太白於夜郎歸去何年泣楊朱於岐路僑居魯港
又積歲時招隱芝坪并無松菊先生則室廬略定比湘
水之三閭井灶粗安恍潯陽之五柳追維噩夢不怒虛
舟慰恤勞瘁豈憎飄瓦與懷末俗之際自得性命之間

宜陽先生集卷序

三

泉石桑麻課雨晴於野老雞豚芋栗醉花月於鄰翁禪
板爐香靜禮龍華之懺漏痕釵脚閒攤魚子之箋寄游
戲於閒情半仙半佛托詠諧於讒語古弄古心寧惟詩
逼蘇公抑且文追韓子茲者仲嗣太史芝翁先生承恩
東觀視學南閩頌世德之清芬文還有樣承鯉庭之馨
咳清畏人知瞻念先猷彌珍手澤既守藏其祖硯復謀
剛夫父書爰命小胥傳鈔副墨并呼下走哀次全編仰
錦繡於雲霞徒驚璀璨攬神奇於海嶽莫測高深其間
或有遺亡僅存什一偶從缺失略悞烏焉者則以先生
連歲轉蓬率散軼於水驛山郵之畔半生瑣尾間消沉
於蟲蝼蠹蝕之中也嗟乎善積慶餘功崇報遠曾聞孝

里必大其門嘗攷忠泉克昌厥後景遺徽之如昨卜來
者之多賢況乎星重望郎早識長公官貴士推祭酒猶
聞季子才高濟濟孫枝齊凌碧漢行行庭玉佇聳丹霄
酬清白之勲附斯言益信鑒觀之甚咫儻詩書之債讀
是集足知公好之非阿康熙戊戌十月既望雪川後學
車景鐸敬題

宜陽先生集卷序

四

序

國家御宇垂八十年史治烝烝方正循良後先相望惟是氣節之士行事卓卓可稱述或屈在末僚且遭罹患害此殆有天焉其得失廢興之故不表而出之無以爲後法警勸此亦史氏之闕而士君子之所深痛也余讀通江

顧菴李先生傳序而有感於天人之說先生蜀人雖蜀之先文人畸士史不絕書唐初則有陳公拾遺其人以感遇詩第若先生家太白遭誣竄逐雖具間世逸才而終亦不顯莫不曰此文章士也其多阨往徃而有至若經猷志節光明俊偉如眉山蘇文忠公尤著當日乃困

雪鴻堂文集

於羣小流離頓殆有甚焉方之今日古今人未始不相同也而余竊以謂此數公者其才若此其忠且賢若此天既困之以遇胡不償之於其後俾光昌發越於世而卒未有聞徒令考古者泯然莫解於心於是而嘆先生之得天獨厚而古人之所未及也蓋今 大宗師學憲爲先生令嗣官翰林奉

天子命視學吾閩公鎮自矢秉鑑精明而宅心深厚誠曠世一遇矣公乃退然憮然推本於 太先生積仁行義吾佩服貽教不敢忘聞人士聞之相與咨嗟嘆息曰我公忠孝其學有本其教人能舉其大者既又相與忻懽鼓舞然有得於天人之際以謂千百載下猶足以

雪鴻堂文集

感發而興起也辱叨字下雖鄙儻不文烏可以無述先生少通敏以經濟爲文章初遇試受知於吾鄉陳平人先生先生故奇士微晚千古得太先生文乃心相契合因文察行言若左券嗣舉孝廉試於吏得登州黃縣傳稱其勇於任職案牘山積彈指立辦不數月除數弊政如撤運木之費絕增糧之擾以及償積逋廣蠲賑民賴蘇息者九年然猶未足以觀先生之大先生忠信仁厚平日所究心尤在於刑獄一事乃及其被讒也反以失律受誣原其故因一擅殺人案登倅李某者受重賂私囑公驚獄不從則反其事上報遂羅織成罪嗚呼今之爲吏者多退怯觀望能居其間獨行已志忤上官去職而不悔者寡矣乃至再三忤後乃備歷諸毒害數瀕於危而終以上官指使爲必不可阿墨倖邀索爲必不可順百折而無所悔非篤於道而卓然勵節者烏能如是是足以觀先生之大矣聞其去黃之日民遮道號哭累糧千里日伺候獄門者以千百計賴

天子明聖從末域成遠西黃人又走二千里持脩脯糗糧爲餉其得民乃至如是總概先生前後計之陳公識鑒幾先知先生於始而無術以濟異特仕路之不爲梗墨倖能顛倒是非擠先生於危而不能禁黃民之攀轅臥轍愛戴其父母也蓋先生之所得爲者人也其所得爲者天也然則天果不與於人乎其不可知者乎然

天則何不可知夫當先生受福以來祇盡其在我默以聽命迨後邀恩賜環獲以優游田野且逾十年此豈意計所及然在當時咸額手稱慶以謂天道福善何幸得再觀先生儀型道德為卓出乎在昔文忠諸君子馬列夫顯揚褒大如我 大文宗今日將益信仁厚之貽而淵源之遠也豈非惟必之於人乃可必之於天者乎蓋天與人合而先生之傳必矣方今 國家隆平網羅遺逸奇偉志節之行行且出而登之史冊昔方正學有云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蓋礪世振俗將於是乎在不然古今具才智者多矣効能稱職可幸無罪其功行或無所當於史氏記藉

雲鶴先生集序

三

令記之而不足以為警勸也烏所語於天人之道哉先生歷官事蹟見於諸名士所作傳述甚詳晚進小子奚容復贅而不能已於言者特感發於天道人心之公竊附景行之志云爾昔康熙己亥首春閩漳後學吳璉頓首敬序

叙

古之君子無時不學安居深念勉持其心平其血氣其誦讀前經後史汲汲焉無斯須不察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精粗出則泣官治法入則事親撫幼所習上古當今之事不遠遺於孝子貞婦不聽瑩於誣妄所遇名物方言必索其由夜而息夢寐幽明必休其動蓋大至寒暑春秋之變小至曉午昏夜之異勉強勤苦皆必有事焉所以終身於折矩引繩之中而不為利疚於回者雖賁育莫之奪即時作為文章又皆懇惻條理而有可旨之味若

錫徵宗先生其於古君子吾何後先焉讀其書其道必

雲鶴先生集序

本於人倫明於物理其學自謹小慎微以往修其遜心瘡志辨疑著信其要在於立身存道不以死生易一民之命自學之不講也人士掇其毛皮攘其土苴少而成名則少舍之壯而成名則壯舍之以苟愉之學而情棄於既得之後所以日失月忘其規為言語無以異於常人而加忠焉使洛下以儒為詬讀先生之書古之道其亦知所以自惜也已

令子芝麓使君視學閩中清以遠俗師法古風卓然典型淵源所漸見先生之澤長也坡受以卒業因復自感丁卯之歲受命於元兄曰成註周禮甚善但冬官原闕非簡脫五官之內吳臨川方正學樊然附離恐非其的

丙戌夏至京師命註離騷而曰以屈子繫心懷王恐中間處妃佚女二姚乃思賢助治非歷九州而相君者今觀先生周禮通義問及讀離騷志跋與兄云不少異焉昔太史公周由四遠博長老所稱以合於古文況賢士大夫之特識哉謹撮要旨著于經端以卒兄志斯妙契神合無俟後世之揚子雲豈非厚幸哉康熙戊戌季冬宗後學清溪光坡拜序

叙

芝麓使君視學閩省之二年士風就醇文章親雅諭者謂使君兩川間氣自釋褐以侍清華無日不討治洙泗伊雒之心迹用以校士故其文章品詣如泥之在鈞惟陶者之所範使君喟然出一篋書曰是吾先君雪鴻集也吾上畏

君命退讀父書以友教此邦我何能哉閩之人士爭願卒業輿蓋伏披而驚嘆曰淵源浩浩乎大哉誠知道德者之言而亦知道德而能言也者是書也廓然外絕乎俗學之累而毅然力追夫古作者而與之並其窮經辨史則多其聞見而精以卓識不陷於疑似偏曲之非其

紀事類物則不忽卑邇而通乎遠大無流於執器滯形之固自書問贈處論難辨說官牒文告極於登高送歸閨閭里巷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細與夫山記石經農戶田賦之蹟無一不具慘厲撫劇目怵心務窮其所以然之故致其微而啓其幽不以文章爲樂而其樂有出乎文章之外者洵藹乎其爲考德之藉味道之物也考通江太老先生生而自異超舉雄步馳驟一時中身而起家宰黃嘗一食頃而判疑事三十餘條英敏過人至於刑獄必悉心推致於死中求生總之守官執法不稍回迄今讀其貽子良言真發人爽然心省也昔龍門續其父書而太史談之大業以顯眉山兄弟徵老泉爲文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四

而東坡穎濱各自名家今距通江先生宰黃之時數十年矣過汶濟之區而甘棠蔽芾父老有流涕者將異日國史循吏之傳有所考焉况芝麓使君報竣還朝有石渠天祿之命較求異書當如劉氏父子遭逢志顯同入西京鴻儒之列而龍門眉山各成其乃父之志與學為後世儒林之所推重者舉不足專美於前矣康熙戊戌臘月入春宗晚學生清溪光填載拜謹序

雪鴻堂文集題辭

士君子生平今之世時有汗隆遇有順逆所處有窮通食報有遠近亦至不一矣要以循理而行物來順應務求吾心之所安而已至于積厚流光榮問休暢是亦天理自然之應而有道君子初不計及此也南華有言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此言可深念也顧世之所尚者功利之達聲譽之美而于窮通得失之際一無所挾持乎其間倥得而倥失亦奚足貴哉吾讀通江

錫徵李先生雪鴻堂集不覺因而有感也先生之學非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湛于性命蔚為經綸凡世所為沉酣戰鬪之事淋漓艱冶之態視之若幻夢之迹也其志行高矣然而苦思勤行坎壈顛躓以終其身而志完不挫後之人讀是集烏能不為之抑惋歎息也哉雖然信于己者自不苟同于世充乎內者必無有待于外則其窮通得失之際亦可略舉而言之先生舉于鄉銓選而得筮仕于登黃也入境見其老幼擁塞道左飢寒疲羸萬狀已心痛之甫下車即查烟火逃亡過半詢厥所由則以丁役之為累也黃之為邑人貧地狹有以一二畝納丁者有無立錫之地而為上丁者尤苦者中下之丁每一丁作五畝入派而又加以雜費誅求無藝民不聊生相